

联合 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二十三年

## 第一四一二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纽 约

###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12) .....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516);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517)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 /…）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四百一十二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Y. A. 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S/Agenda/1412)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16);
-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17)。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16)
-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17)

1. 主席：根据安理会已做出的决定，我提议邀

请约旦和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H. 法拉先生(约旦)和 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根据安理会已做出的决定，我提议也邀请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及伊拉克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当他们想要发言时，就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A. 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M. 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及 A.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

3. 主席：发言名单上第一个是约旦代表，现在就请他发言。

4. 法拉先生(约旦)：我再次发言，代表我国政府讲一些看法。

5. 我们于三月二十九日上星期五向安理会提出了紧急申诉[S/8516]。我们摆出事实并且强调了采取行动的必要。但是有人设法把一些与此无关的事情插进了我们的审议。这样，我们申诉的重点就由以色列所犯的罪行被转移到我们是否应当在所谓约旦 - 以色列停火区设置观察员的问题上了。以色列代表便趁此机会将更加无关的其他问题，如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犹太人问题、他们的福利及安全等等，统统提了出来，目的是进一步将安理会的注意力从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转移开。因此，在我们上次会议上，我们都目睹了这种转移目标的发生和明显地要扩大辩论范围的企图。为此，我觉得我的义务是再次提醒安理会：它面临的问题是一个专项的申诉。

6. 关于观察员问题已经讨论得不少了。我已花费不少时间提醒安理会，这不是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

的问题。我已说过，并愿重申，就观察员问题本身来说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肯定无疑、毫不含糊地反对旨在制造或可能导致制造停火决议未作规定的新局势的任何意见。

7. 停火决议并不是要巩固以色列的侵略，也不是要制造一个新停火线并在那里设置观察员用来作为巩固以色列侵略的盾牌。同时，正如我过去所说，停火决非一种永久性的安排。它被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以使安理会能够采取步骤彻底清除侵略行为造成后果从而使诉诸武力者捞不到什么。

8. 我认为某些理事国如果真正有意帮助安理会给这个地区带来安宁与和平，那么和平也是有先决条件的。联合国已经通过许多旨在为和平培植和准备基础的决议。正是出自这种意图，安理会才通过了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要求以色列允许“战争爆发以后从这几个地区外逃的居民重返家园”。可是以色列对此答复如何呢？不准重返；还从约旦河西岸驱逐更多的人，其中包括很多高僧显贵。

9. 安理会已经收到关于这件事情的报告，并且问题也就由此产生：安理会为使以色列人遵从它的意志做了些什么？那些今天要求派驻观察员的代表们在这方面又帮了哪些忙？再说，难道安理会在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中没有要求以色列保证留在被占领土地（不管是西奈、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还是戈兰）的居民的人身安全、福利和财产安全吗？对此，以色列的答复又是什么？

10. 我曾几次在发言中并在正式书信中请你们注意驱逐的实况，例如对努瓦赛拉特部族的驱逐，其中就有二百九十四名在杰里科住了几个世纪的约旦人。以色列军队对他们的村庄进行了袭击，从而为他们的驱逐活动铺平了道路。<sup>1</sup>我曾请你们注意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最高法院院长阿布德·哈米德·萨依赫这位穆斯林领袖被驱逐。<sup>2</sup>我曾请你们注意易卜拉欣·巴基尔和卡马勒·纳赛尔从约旦河西岸被驱逐。<sup>3</sup>我曾请你们

注意耶路撒冷的基督教阿拉伯区领袖、前约旦外交大臣阿塔拉先生横遭驱逐，只是因为他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作法：以色列大笔一挥就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sup>4</sup>在文件〔S/8445〕中，我曾请你们注意，出于类似的理由，耶路撒冷市长哈提卜先生于上月被驱逐。

11. 上周，在以色列人侵略卡拉迈难民营时，他们从那儿——从卡拉迈难民营，从约旦河东岸——绑架了大约一百五十名难民和约旦公民。那些无辜的人现在仍然受着各种形式的酷刑与折磨。安理会为使那些约旦公民获得释放做了些什么呢？

12. 而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九日关于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向安理会写了信〔文件S/8344〕。这些军事行动的性质与范围和那些只有在实际战争期间才采用的军事行动完全一样。

13. 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另一封信〔文件S/8373〕中，提到每天有一百到三百人在加沙地带从约旦河西岸渡河到东岸去。现在，我们被以色列驱逐出境的难民已有四十五万。被驱逐的人们告诉我们约旦河东岸的人说，他们受以色列逼迫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在加沙，为了恐吓阿拉伯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以色列人使用了威胁、枪击、白色恐怖、任意破坏房屋、挨户搜查等手段。在加沙地带一个难民营里，仅仅一夜就有几十所房屋被推土机荡平。在加沙地带的德尔巴拉，有些房屋被破坏，无论是圣殿还是医院，概莫能外。强行宵禁也越来越多。

14.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安理会为协助秘书长执行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做了些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安理会又说了些什么？今天为什么把向你的权威和你的决议挑战的罪行置之不顾，而偏偏挑出所谓停火线上派驻观察员这一问题？

15. 在安理会所熟悉的上述背景下，难道以色列代表真的认为他能说服安理会，使它相信在被占领区一切情况都是玫瑰色的，并且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存在着互相谅解吗？难道以色列这一切惨无人道的行

<sup>1</sup>见安理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十、十一、十二月份补编，文件S/8290。

<sup>2</sup>同上，文件S/8311。

<sup>3</sup>同上。

<sup>4</sup>同上，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一、二、三月份补编，文件S/8354。

径不证明它这些论点都是骗人的鬼话吗？因为，如果在那几个地区情况很平静的话，那为什么要采取这些镇压行动呢？

16. 在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中，安理会还要求秘书长有效地贯彻执行该决议并负责向安理会报告。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一定也为他无法向安理会提出关于上述以色列罪行的一份有益报告而感到遗憾，只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允许他在占领区派驻观察员以便当场能够报道一切破坏和压迫行为。为什么安理会不要求以色列允许秘书长派驻这样的观察员？现在安理会为帮助秘书长有效地执行它的决议正在做些什么呢？

17. 当然，作为联合国的执行机构，你们安理会决不能只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加强或削弱你们的立场，使安理会的决议有效或无效，而就能把自己凌驾于联合国会员国之上。你们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提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的日内瓦公约。<sup>5</sup>公约第五十三款明文禁止破坏动产或不动产；其他条款禁止压迫行为。你们的决议强调了这同一个原则。

18. 这里是美国旅游者乔尔·利伯先生对以色列为破坏日内瓦公约及你们的决议在叙利亚的戈兰所做所为的评述。下面是他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即上星期——关于戈兰的谈话：

“我们静悄悄地通过一个被夷平村庄的废墟……这个村庄似乎被巨人之足踏碎了。所有建筑无不倒塌，只有伊斯兰教寺院及其尖塔没遭破坏，这样他们就可以免受亵渎圣地的指责。”

然后利伯先生继续说：

“这是我走遍戈兰十二哩宽四十哩长的地区——战后被以色列破坏小队千篇一律地夷为废墟的三十或许五十个村庄——多次目睹的公式。”

19. 一位以色列向导本·兹维先生说：“看到这些村庄我简直感到恶心。”根据利伯先生介绍，他然后接着说：“你亲自去看看吧，也许你对它们感兴趣。我以前到过那里，一回忆起来就觉得难受。”

<sup>5</sup>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七十五卷（一九五〇），第九七三期。

20. 在戈兰，甚至连狗这种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也没有被放过。上星期，利伯先生这样说：“对狗的枪杀令人毛骨悚然。以色列向导本·兹维回答道：‘对于这些狗我们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们成十成百上千地枪杀它们’。”你看，甚至连狗也逃脱不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残暴。

21. 河西岸的其他村庄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就不必提了。现在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那个老问题：安理会正协助秘书长做些什么呢？

22. 在这一方面，难道你们不认为联合国莅临占领区将是阻止以色列这些罪行并将有关情况向安理会报告的第一步吗？你们需要的不是派出联合国人员在所谓停火线上进行观察，而是联合国采取行动以制止现行侵略。以色列人在本安理会告状是因为他们正在自食侵略的恶果；而你们如果不对以色列有效地强调指出，对侵略行为的回答是撤退而不是在所谓停火线上观察，那你就不是在帮助那个地区。

23. 令人头疼，也的确不幸的是，一方面你们为了要观察停火线上所发生的情况做了大量的努力；而另一方面对制止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以及通过立即全部撤退而努力根除紧张局势的根源却极少或根本不做工作。通过撤退，你将恢复这个地区唯一有效的机构即停战机构的活力，给它力量并使它新生。那样，观察员就一定可以在联合国承认的唯一的分界线，即停战分界线上比较有效地发生作用。而那个界线是不可分的。我指的是写入停战协定中的不可分的界线。

24.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一直是六月五日以色列侵略之后联合国所通过的决议。现在让我们谈谈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另外两个决议吧。

25. 为了保护耶路撒冷这座圣城，安理会做了什么工作？以色列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吞并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城。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第二二五三（ES-V）号〕。在此决议中，联合国认为——九十九票赞成，只有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弃权——以色列所采取的措施是无效的；同时它要求以色列撤销这些措施，并且不采取可能改变耶路撒冷现状的任何行动。以色

列拒绝考虑联合国大会的这一禁令，因而大会于十天之后即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再次对以色列不执行决议表示遗憾，并且重申它的号召，要求秘书长将关于耶路撒冷的局势及其决议〔第二二五四(ES-V)号〕的执行情况向安理会及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26. 秘书长没能更好地为你们的决议作出贡献，当然多半是因为在以色列非法强制占领时期，联合国没有亲临耶路撒冷并对以色列拒不执行决议及其他为改变耶路撒冷现状所采取的步骤进行观察和报告，其中包括他们对穆斯林圣地的夷平、对耶路撒冷约旦公民住房的炸毁以及对耶路撒冷领导人的驱逐。

27. 我认为，要使安理会正视其职责并努力觅求比较有效和有益的解决办法以保证联合国宪章价值、日内瓦公约及安理会决议，是不需要什么报告或提示的。

28. 大家全都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希望联合国观察员报道他们的罪行的。然而，联合国到被占领区去，这对和平来说，难道不是非常必要吗？我们亲自目睹了各式各样的努力和策略以使在停火线上派驻观察员的主张，成为安理会的基本议题。

29. 我们拒绝在停火地区设置观察员，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追求的是什么，也因为我们不希望安理会采取任何最终将顺应以色列阴谋的步骤。这些阴谋应当说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以色列人已经拒绝执行安理会的每一个决议，包括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另一方面，以色列人通过他们每天的行动、行为和举动正在盘算着赖着不走。安理会的成员们，请你们将这两方面联系在一起，然后就会得出简单而明了的答案。当你们再把这一答案与你们拒绝采取保证你们决议执行的行动问题联系起来，你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地区正在走向何方。

30. 以色列对约旦河东岸产粮区和居民区以及灌溉工程的轰炸，是不会导致和平的。它不会带来和平，而只暴露以色列人的动机。它加强了正处于以色列占领之下的约旦人民不惜任何代价以抵抗侵略者和为自由而战的决心。

31. 特科阿先生不应到这儿来说什么阿拉伯人

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反对以色列侵略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如果任何其他种族、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的人也对巴勒斯坦人民、他们的家园以及他们的人民犯下罪行，那么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场会同样鲜明，他们的斗争会同样激烈。这不过是因为这些人民也象其他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民一样，认为外国的侵略必须予以驱逐。他们的斗争无别于安哥拉、罗得西亚以及南非的解放斗争；实际上也无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分子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的斗争。主席先生，你自己的伟大国家苏联提供了抵抗和英雄主义的光辉典范。为了驱逐纳粹侵略者，你的国家损失了两千万人民。

32. 当前，巴勒斯坦人民到处流离失所，但是他们决心收复失地、重返家园，并且决心过上不失尊严的、有自由有自决权的生活。没有一个人期望他们屈服于富于毁灭性的犹太复国主义。那些一直在听特科阿先生嘴里发出希特勒式的恐吓的人们，都明白阿拉伯人为什么决心要抵抗。

33. 我国政府非常震惊地看到安理会的某些负责的理事国竟然认为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即没有证据能够支持约旦的控告。我们这个安理会有时竟然被变成法庭，具有一整套专门术语及法律礼仪；有时候却又被用作主要负责和平与安全的政治和实际机构。以色列的罪行那么清楚，而有些理事国却硬说证据不足，这是为什么？这里有些人说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是谁首先开枪的。如果安理会偏要在法律上如此考究，那么任何其他情况难道不都是和这一样吗？

34. 如果本安理会愿意成为法庭，那么还有一种称为“演绎”的东西不要忘掉，应从言辞与动机、行为与周围情况推论出点东西来。我已引证过以色列领导人的供词及其他发言。本周四月五日，甚至时代周刊关于我们申诉的论点也作了这样的报道：以色列早已在贝桑山谷大量集结军队、坦克和大炮，等待借口，以便重新发动攻势。一颗地雷爆炸了，于是“以色列人找到了他们一直寻求的借口……。三小时之后，以色列军便开了……火……。约旦人进行了反击，战斗便开始了。”

35. 然而，无论是新闻界的报道还是以色列领

导人的供词，还是援引的证据、周围的情况或者杀伤炸弹片，都没能使安理会相信有必要考虑我们申诉的严重性并采取有效措施以纠正这种局势。

36. 即使有些位代表认为他们不应接受约旦引证的明显确凿的证据，而硬说以色列采取的是报复行动——情况并非如此——联合国前几次在对以色列的谴责中不是曾经明言不能容忍军事报复吗？不是明言如果再次出现这种报复，安理会将不得不考虑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更加有效的步骤吗？

37. 再说，轰炸十几个村庄，轰炸产粮区和老百姓，并且把轰炸伸延到离停火区很远的村庄，难道这不应当受到谴责和制裁吗？轰炸平民本身难道不就是种族灭绝行为而构成罪行吗？当被攻击的国家不具备保卫自己的空军时，这种轰炸罪行的性质就更加严重。坚持要证据的那些人已经通过他们有经验的大使馆人员证实了由于以色列滥炸约旦的阵地、产粮区和居民区而造成的破坏程度和人的苦难。

38. 他们不能说他们不知道哪一方的空军首先采取行动，因为六月五日突然袭击的受害者——约旦，现在仍然没有空军，并且是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保卫自己、抵抗以色列连续不断的侵略的。所以，甚至光在以色列使用大量喷气式飞机这一问题上，安理会就应谴责这种行为，谴责以色列，并且号召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39. 关于这一点，我想提及意大利常驻代表温奇大使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的来信〔文件 S/8528〕。在来信中，他声明意大利政府从未批准向以色列出售军需品的任何执照。获悉这一声明，我们向意大利政府表示感激。我当然没有暗示以色列现在正从意大利得到武器和军需物资。我指的是以色列在特拉维夫的一次会议。据以色列国家电台报道，以色列驻罗马的军事使团参加了这个会议。以色列驻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首都的军事使团，现在正制定一九六八年从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获得武器和军事物资的计划。这是电台广播过的消息。以色列要达到一九六八年的指标和目的。是否所有西方强国都将帮助以色列达到它一九六八年的指标和目的，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40. 真的，安理会为什么不要求对以色列实行

制裁？仅仅轰炸这一行为就应受到这种制裁啊。诚恳坦率地说，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安理会没有比较关切地处理这一种族灭绝的行为。哪怕是受到挑衅——假设真有这种挑衅的话，其实根本没有——也不能证明这种行为是正当的。尽管有这一切事实，而要在本安理会通过一个适当的决议却仍然面临着强大的阻力。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炸难道还不足以使那些拒绝采取积极行动的人们感到良心不安吗？我们认为世界政治舞台上又在感到这种愚蠢的政治权宜手段的恶果了——正是这个倒霉的权宜手段，使我们这个组织变成现在这个既软弱又无能的样子。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存在这些不健康的态度。是由于问题在道义上的原因吗？是由于有关的先例的原因吗？是不是因为约旦是个小国，其影响有限，其力量有限，因此就可以利用它的合法控诉为其他目的服务呢？

41. 不错，约旦是个小国，但是它对于自己的公民的义务是伟大的。我们决不向以色列的狂想投降。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合法权利；我们也决不顺应敌人的侵略行为。你们不通过适当的决议，就是招致更多的反抗。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因为你们顺应了以色列对我国西岸的军事占领。你们不要期望人民对约旦河西岸的军事占领漠然无动于衷。我们每个人在那里都有堂表兄弟姊妹、哥哥弟弟及侄男儿孙们。这是我们的人，约旦的一家人。他们拒绝分离，他们拒绝一家人妻离子散，拒绝用什么分界线把他们分开的企图，并且拒绝保证执行这种分隔的观察员。这是人民所不允许的。我们呼吁安理会按照它的宪章行事，因为它是保护约旦和全世界人民的权利、希望和意愿的。

42. 主席：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4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安理会正在进行辩论的时候，阿拉伯对以色列的侵略也正在继续。在阿拉伯各国的首都每天都在宣布好战的声明。恐怖主义者正在公开地开动机器，准备进一步行动。武装进攻和入侵在继续。

44. 昨天夜间二十时四十五分，约旦军事阵地再次用迫击炮轰击提拉特兹维基布兹。约十分钟后，约旦军队用迫击炮轰击了以色列村庄克法尔鲁品。以色列军队进行了回击。

45. 我刚刚收到一份补充报告。昨天夜里当地时间二十三时，在内格夫区的贝尔奥拉附近的路上，一辆以色列汽车被地雷炸毁。三月十八日，一辆学校交通汽车就曾在这里遭受袭击。今天十二时四十五分，约旦河东岸约旦军事阵地的炮火轰击了正在贝桑山谷以北、奈韦乌尔以东行驶的一辆吉普车。以色列武装力量给予了回击。一有新的情况报告，我将随时通知安理会。

46. 约旦当局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完全彻底结束从他们的领土上对以色列所进行的侵略行为。对于这些措施的急迫性，我无论如何强调也是不够的。

47. 我愿意重申以色列的政策。它仍然是在双方互相遵守协定的基础上完全遵守停火规定的义务。但是，我们希望阿拉伯各国也采取相应的行动。

48. 主席先生，约旦代表使我迫不得已行使答辩权，对此我感到遗憾。听到他对安理会大肆恶毒诽谤、歪曲和污蔑的言词，我不得不重复古代犹太人的祈祷文：“愿行恶者弃其邪途，犯罪者舍其恶念。”

49. 那些在安理面前谈论民族权利的是些什么人呢？是那些一九四八年夷平很多犹太人村庄的人；是那些于一九四八年以后又于一九六七年进攻和不分青红皂白地炮击耶路撒冷的人；是那些毁灭耶路撒冷古城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神庙及学堂的人；是那些在橄榄山公墓不让一个坟墓完整存在的人；是那些在约旦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不让一个犹太人活着的人；是那些多年来对犹太俘虏酷刑折磨的人；是那些现在仍然在犹太人聚居区和集中营里杀害他们的犹太公民的人。

50. 那些企图冒充保卫民族自决的又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对库尔德族发动战争——灭绝种族的战争——的那些人；是那些镇压德鲁兹族的人；是那些对也门部族人使用毒气和凝固汽油弹的人；是那些剥夺了一个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人，这个民族曾一度为罗马帝国主义所灭，这个民族甚至在它失败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地反对侵犯它的土地的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这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东方人和亚洲人遭受的压迫和歧视中首当其冲。

51. 约旦代表参加了那些人的大合唱，那些人在以色列控制区内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表示苦恼。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河西岸，这是约旦抗拒联合国的权威于一九四八年占领的一个地区，是约旦占领十九年而全世界包括阿拉伯国家不承认它的占领权的一个地区。十九年来，这是一个政治动乱、社会不安以及反抗安曼当局的温床。暴动、罢工、对当地居民采取的军事镇压手段以及逮捕每天都在发生。

52. 我们只消追忆一下一九六六年一年中所发生的公共骚动事件以及约旦当局为镇压它们而采取的激烈手段，就满可以说明问题了。

53. 一九六六年一月，约旦当局在杰里科逮捕了二百人；四月他们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两千人；五月间，在东耶路撒冷、希布伦和拉马拉爆发了几次群众示威。警察使用了武力，关闭了学校并逮捕了成百上千的人。

54. 七月间，在纳布卢斯爆发了几次骚动和示威。约旦警察使用了催泪性毒气；十二人受伤，二百五十人被捕。

55. 同年十一月，老百姓、警察和军队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暴风雨式的动乱和冲突，死伤者无数。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拉马拉地区爆发了商店和商人罢市事件，结果招来军队进行干涉并且动用了坦克。约旦当局实行宵禁并关闭了所有的学校。在整个十一月和十二月里类似的事件在大部分其他城镇也不断发生。十一月二十四日，约旦军队再次使用坦克和催泪性毒气。二十名示威者被杀，受伤者更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一次商人大罢市被约旦警察和约旦军队武力镇压下去。

56.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纳布卢斯人民愤起反抗，大街上都筑起了路障。约旦军队只得包围全城并对反抗进行武力镇压。

57. 由于约旦军队主要由东岸的贝杜因人组成，所以约旦政府得以保持对西岸的军事控制。不过，约旦当局知道西岸至多是一个继子，并不是家庭的一员；他们深知西岸阿拉伯居民和他们不一心，因此，安曼政府也就以相应的态度对待西岸。

58. 这个地区的人口几乎占约旦人口的一半，可是产量却只占三分之一。在东岸，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三百三十五美元；在西岸，只有二百一十六美元。东岸所享有的发展与投资优先权和这个地区的人口多少及经济潜力极不相称。在约旦统治时期，对西岸的投资，没有一项超过一万约旦第纳尔。一九六六年投资八亿八千四百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外约旦，即约旦河东岸，即国家全部较大的工业（如炼油、水泥、磷酸盐）所在地；西岸则被降格搞农业。在进口限额及购买特权等问题上，约旦政府给东岸商人以优先权；而对西岸的工程规划，甚至禁止贷款，结果西岸的商行及人员源源不绝地迁往东岸。这样，西岸剩下的工业只占约旦工业的百分之二十二，运输业只占百分之十六。

59. 由于以上事实，约旦代表，象在他以前发言的某些阿拉伯国家代表一样，对以色列尽力鼓励和帮助西岸发展一事表示不满，那就不足为奇了。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巴不得目前那里的情况象约旦统治时期一样的混乱，象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的经济衰退或至少是停滞不前。

60. 有一点必须认清。不管约旦代表的政治见解和愿望是什么，西岸的阿拉伯人民是不愿意和以色列发生战争和冲突的，他们需要和平和共存。正如停火后，当以色列开办的医院向阿拉伯居民开放时，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居民开始到那里去就诊；同样，数以万计的阿拉伯农民要求以色列提供机械设备和农业技术指导。最近以色列当局帮助杰宁地区的农民将烟叶种植面积扩大了三倍。他们这样做时当然并没有期望这会使安曼的统治者高兴。他们在过去的八年中逐渐限制了西岸烟叶种植面积（由七千杜那姆降到只有两千杜那姆），同时却在东岸扩大了烟叶种植面积。

61. 不，在今天使阿拉伯统治者感到不安的与其说是以色列成功地击退了他们的侵略，莫如说是事实证明在以色列控制的地区里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能够一同生活，一同工作和相互了解。那些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的人不会对这种情况感到高兴。他们对下列事实也不会感到十分欣慰：原有的阿拉伯地方当局继续发挥作用，毫无中断；学校、法院、公共事业都在正常地进行工作；数以百计的满载着蔬菜、水果和其他农

产品的卡车每天都在驶过约旦河上的桥梁；目前东西两岸之间的贸易和去年六月以前的水平一样；阿拉伯人可以在以色列各地自由活动；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在探亲访友，拜望约旦内阁阁员，甚至国王本人，然后又平安地回到他们西岸的家中。

62. 伦敦金融时报国际部编辑琼斯先生二月二十八日在该报发表了关于当地形势的文章说：

“……事实依然是：很久以来大批的阿拉伯人第一次往来于以色列和阿拉伯领土之间。

“……这一新情况说不定要比中东形势的其他方面更为重要……”

“约有三万人已经利用了这种形势。料想他们可以也确实向东岸方面报告说他们没有被以色列人屠杀；西岸在农业方面很繁荣；西岸的生活没有受到法塔赫恐怖分子的严重冲击。”

63. 我相信这一段证词要比我们从法拉先生那里所听到的偏袒一方的介绍更有权威性。任何花言巧语也不能歪曲上述实况；在语义上故弄玄虚也不能反驳这一事实，即那些想要战争，那些播撒仇恨种子，那些搞凶杀和破坏的人，都是来自外部的。约旦代表想要描绘另一幅图画已经为时太晚了。全世界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安全理事会已收到了证据。如果我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的会议上〔第一四一〇次会议〕所提交的报告还不足以阻止约旦代表企图对确凿无疑的事实提出疑问，那么让侯赛因国王自己来说明事实吧。

64. 我在本周生活杂志的一篇由乔治·德·卡瓦略写的报道中读到：

“……我访问了卡拉迈，成为第一个采访阿拉伯‘突击’队的西方记者”——我重复一遍：“阿拉伯‘突击’队”——“他们正在对以色列和以色列占领区的前哨阵地进行日益扩大的恐怖活动和游击活动。在约旦士兵的护卫下，我目睹了恐怖袭击的指挥和调遣情况，广泛地视察了参加突击活动的队员们的训练和装备情况。……”

“……有一位约旦军官这样解释：‘这些突击队是阿拉伯同以色列进行战斗的先锋。我们全力支援他们，从约旦河东岸给予火力掩护’……”

“……到处都是武装的恐怖分子。入秋以来，突击队将武器库、训练营和司令部从叙利亚转移到卡拉迈和约旦河谷上的其他基地。他们给我看了练习靶场、城外堆藏的俄国子弹箱、成箱的还涂着防锈油的苏联新武器。甚至还给我看了一个伙房，一些穿着虎皮纹伪装服的恐怖分子炊事班战士正在里面剥蔬菜……”

“……许多老战士讲了他们参加过的恐怖袭击。我的小队长阿卜杜拉告诉我：‘有一次，以色列人在白天发现了我们一个小组，他们几乎用装甲车切断我们的退路，但是约旦的大炮开了火帮助我们脱离了险地’……”

“……侯赛因国王现在说：‘我们目前都是突击队员’。

“……但是他表现得那样斗志昂扬，我发现他是近乎绝望的。他说：‘去年六月我被迫卷入一场我已警告说打不得的战争。我还可能在我们还远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被迫卷入另一场战争’。

“侯赛因当然知道，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会增加战争的威胁……”。

65. 看来侯赛因国王比约旦驻联合国的代表更为理解局势的严重性以及约旦对之所应负的责任。

66. 在此会议桌上有人为了美化这类战争进行了绝望的努力，对此，我愿重复我在前一次会议上的话：

“由阿拉伯国家政府派遣去反对以色列的那些恐怖主义袭击者就不能与此相提并论。请看他们和他们的行动。在黑夜的掩护下偷越国境；将地雷放在一辆停放在专供儿童住宿的营地附近的卡车上，以便炸毁儿童专用的大轿车；向正在熟睡的人们家里扔手榴弹；向村庄漫无目的地射出一发迫击炮弹，然后就在黑暗中逃之夭夭；谋杀独自一人在旷野里看守拖拉机的德鲁兹族守夜人；在闹市从背后向警察开枪。这些行动有何勇敢、刚毅和荣誉之可言。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是不齿于人类的懦夫和可怜虫。如果阿拉伯国家政府

竟然堕落到对这些掠夺者加以赞扬，那么全世界无疑只能对它们嗤之以鼻。”〔第一四一〇次会议，第45段。〕

67. 难道阿拉伯语的言词已经失去一切意义了吗？难道在阿拉伯人思想里的原则和理想已经完全歪扭变形了吗？经过二十年来在历史、语文、甚至算术课上教育小学生杀害犹太人是一种美德以后，阿拉伯政府现在难道想要教他们把纽扣形地雷放在游戏场里，炸毁校车，向卧室里投掷手榴弹，就是进行战争的方式吗？这就是解决争端的办法吗？国家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吗？未来就是这样形成的吗？

68. 主席先生，正当中东进行着一场二十年的战争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却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以求实现和平。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重大的时代，一些伟大的领袖们不遗余力地抛开一切个人考虑，全心全意地竭尽全力地献身于和平事业。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人民所要求的，是全世界所渴望的。

69. 从这个讲台上我们要求阿拉伯的领袖们对他们的人民表示同等的责任感和爱护。面向你们的人民吧。问一问他们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不要拿民族的生命当儿戏。问一问约旦人民、埃及人民、叙利亚人民：他们是想要继续杀害、仇视、消灭自己和别人呢，还是也象全世界各地人民一样，要和平，和平和安宁、幸福和进步呢？当你们确实询问了他们，当你们真地满足了他们的希望和祈求的时候，你们再回来，我们就会在我们这个地区享有和平、相互了解和美满的幸福。

70. 主席：现在请约旦代表行使答辩权。

71. 法拉先生（约旦）：安理会刚才所听到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今晚所提出的每一点，安理会已经从同一个发言人听到过不下六七次之多了。我已经答复过所有这些歪曲和捏造。我想如果我再重复我以前所讲的话，那就是以安理会有耐心为可欺。不过，有几点还是需要提一提。

72. 特科阿先生开始他的发言，就象他开始前天的声明和更早的三天以前的声明一样——以控告开始。在每一声明的开头，他都对约旦控告一阵，或是声称这里或那里发现了地雷。虽然我们一再声明我们

与被占领区人民的反抗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奇怪的是特科阿先生还是为以色列自己的侵略所造成的后果而抱怨。通过侵略，无视被侵犯国的一切价值标准，以色列武装部队以突然袭击和偷袭等方式占领了若干地区，它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占领了西奈，占领了加沙地带，占领了叙利亚的戈兰。人民在反抗，而特科阿先生却跑到这里感情激动地喊叫什么“他们在攻打我们”。

73. 安理会过去就听到过这种控告，而我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他们在被占领地区正干什么勾当呢？如果他们由于自己的侵略行为而正自食其果，那他们就应该滚出去。任何反抗都是要求赶走占领者。占领引起反抗，征服引起解放运动。这是再合乎逻辑不过的了。

74. 因此特科阿先生不应激动地跑到这儿来控诉。他只需记住联合国宪章里有一段话说侵略行为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就行了。如果他能思索这个问题，并想一想占领区的抵抗运动及其背后的原因，那他就会得出过去历史上每个侵略者所得出的同样的结论。

75. 特科阿先生说在西岸、加沙、戈兰、西奈等地，一切都是多么美妙，并且说过错就在邻近地区，它们不要和平——人民是幸福的。事实果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被关在狱中？为什么有人被驱逐？为什么村庄被摧毁，住房被推倒？为什么有这一切罪行？我可以不光提出什么人名。我这里有一位英国人——卫报的迈克尔·亚当斯——于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写的一份声明。他写了些什么？我不愿拿整篇文章来麻烦安理会各位代表，但是我要读一下这篇文章的结论。亚当斯先生说：

“我在纳粹德国当了四年的战俘，经历了不少坎坷辛酸。但是德国人待我从来没有象以色列人对待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那样残酷——这些阿拉伯人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sup>6</sup>

76. 我本来可以花上若干小时引用目击者的话来揭露以色列人的种种罪行。但是今天时间已晚，我不想详述这些。我过去已经举过许多例子了。

<sup>6</sup>见安理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一、二、三月份补编，文件S/8380，附件I。

77. 我还有另一个关于阿拉伯-以色列的良好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阿拉伯人是好人——他们的确是好人并且特科阿先生也承认他们是好人——那么为什么他不从占领区滚出去而接受那些被赶出定为以色列国土的阿拉伯人呢？为什么不执行号召遣返阿拉伯人回到本土的决议，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可以与阿拉伯人共处的呢？是的，先生，阿拉伯人是能宽容他人的，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以色列人只有执行联合国的决议，离开他们用武力占领的土地，结束他们的侵略行动并且为遣返阿拉伯人回国打开方便之门；既然目前阿拉伯人已不再是第五纵队了——他们曾经被称为第五纵队因而不受欢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以色列的善意。

78. 但是这些歪曲事实的话是有其明显原因的。我不必花费时间来答复它们。我也不愿过多地谈论那份关于西岸人民及他们所受到优待的声明。这是一个老花招——分而治之。特科阿先生不是到安理会来发言；他在利用安理会来向大洋彼岸的人们传递消息。但是人民决心在自由和完全自决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决心要呼吸自由的空气而不是外国侵略和占领的空气。

79. 特科阿先生谈到凝固汽油弹。我认为那些犯下使用凝固汽油弹罪行的人们没有资格讨论凝固汽油弹。我们曾有机会向安理会提交一些凝固汽油弹受害者的照片——男人、女人及无辜的儿童。这些照片已被编入一份正式文件中。愿看这份文件者可到资料收发处索取。凝固汽油弹的受害者仍在每个联合国代表的记忆中。犯下那样罪行的人没有权利提及凝固汽油弹这一名称。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80. 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不少关于和平的话。和平，当然我们要和平。除了那些思想恶毒、喜好破坏的人；除了那些实行侵略、扩张、驱逐、占领更多的土地，使更多的人丧失家园的人，没有人愿意要战争。

81. 最后，我应该说，问题不是言语问题，而是行动与行为问题。特科阿先生引用了犹太历史上的一句箴言。他谈到了行恶者：愿行恶者弃其邪途。我现在不引证别人而只引用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兹曼先生的话。魏兹曼先生临终前的最后几句话是：

“我们，以色列人，是个小民族，却又是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富有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民族；一个兼有天才和愚蠢各占其半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感情冲动的民族，我们曾多次抛弃和毁坏了我们祖先的建设成果。”

他号召他的人民要看到积极的一面，而不去看那消极的一面。

82. 不幸的是，我们却是它那消极一面的受害者。我们一直在与他们那破坏性一面、愚蠢而不是创造性一面，打交道。我们一直与那些专搞破坏和毁灭的人，而不是同搞建设、自己活也愿意别人活的人打交道。

83. **主席：**我刚接到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的一封信，要求准许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和讨论本项议程。

84. 若无异议，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就安理会议席并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85. **主席：**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86.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代表，对给予我发言的机会表示感谢。

87. 诸位之中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沙特阿拉伯代表为什么要在这个阶段参加讨论安理会所面临的这一项目。以色列代表在前几次会议期间作了多次发言，我认为这些提法都应该加以纠正。我觉得他说那些话时情绪太热情奔放和自以为是，如果不对那些话加以纠正，它们很可能在世界公众舆论面前被看作是历史事实的。

88. 而且，他还提到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的问题，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潮水似地涌到了圣地——或称为肥沃的新月地带——挤走了那个地区的犹太人。

89. 以色列代表非常了解，犹太人有过几次大流

散，其中一次发生在罗马人毁坏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我上一次发言时曾提到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人的事，现在不必再重提那件历史事实了。但是，使我感到大吃一惊的是，以色列代表声称犹太人——我很高兴他没有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我认为当时他们并不是以这种身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曾与十字军打过仗。于是，骑士撒拉丁从历史书中被一笔勾销了。撒拉丁·尤素福·伊本·阿尤布是一个阿拉伯化的库尔德族人，以色列代表对此很熟悉，因为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的绅士。这件事显示了阿拉伯人通过他们的文化所能取得的成就。

90. 他还说什么犹太人曾与奥斯曼人打过仗。对那个地区的历史，我倒略有研究，但尚未听说过犹太人曾经抵抗过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威廉皇帝访问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有人向他乞求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犹太聚居地，而当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回答说：“我有这么多的教派、宗教和民族，我不能单给犹太人安排一个犹太聚居地，他们可以作为犹太人散居在我们当中，就象其他宗教的信徒一样。”

91. 但这只是一个开场白。坐在这张桌子周围的同事们可能对历史不如对今天的政治问题那么热中；为了他们的利益，我感到有责任提请大家注意以下事实：即巴勒斯坦本地人不是从半岛被吸引到这里来的，而是阿拉伯化了的人。他们当中有的皈依了伊斯兰教，有的则没有，仍然信奉基督教；还有许多是犹太人，而且作为犹太人继续存在下来——他们是属于闪族的犹太人。我在本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其他委员会上的多次发言中曾提到，有些巴勒斯坦土著居民可能曾经是犹太人；有些现在是穆斯林的人原来可能是基督教徒；还有些穆斯林也可能是十字军的后裔。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许多皈依伊斯兰教的家族都是十字军的后裔。

92. 一个国家的土著居民是不能以血统判断或确定的。事实证明，没有什么诸如犹太血统、穆斯林血统或者任何民族血统这类的事。血液的分型是为了输血，而不是出于人种学上的原因。人们常说：“我们是同一血统的。”这种说法可能常见于报章杂志，但从科学角度看很不严密。巴勒斯坦的土著居民阿拉伯化了以后，仍然留在巴勒斯坦。当穆阿威叶从半岛去大马

士革以及欧默尔·伊本·赫塔卜也从半岛去耶路撒冷时，他们当然都带着军队。但许多来自半岛的阿拉伯人的妇女和儿童被留在那里。所以就有了一个具有个性的实体，这就是巴勒斯坦人。为纠正以往的记载，我们都很清楚，“巴勒斯坦”一字源出于来自克里特岛，并居住在加沙地区的腓力斯丁人。我们也知道克里特文明甚至先于犹太人的历史。要了解这一点，你们只需去请教一下英国学者就行了。我想是埃文斯写了一本关于克里特人的书——这是一本关于与古代文明同时期的克里特文明的极其诱人的著作。象一切岛民一样，许多克里特人移居到外国，在以后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就是圣经里的腓力斯丁人。

93. 然而，以色列代表却跑到这里声称巴勒斯坦被赐给了犹太人，企图影响安理会，并通过安理会影响全世界——因为不仅在这个国家，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里报刊和新闻媒介似乎都受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操纵。那么请问，是谁将巴勒斯坦赐给了犹太人？是上帝。

94. 其次，我想提请以色列代表回忆据称是先知大卫的诗中的一段话：“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我曾在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委员会上要求以色列代表们拿出由万能之主签署的契约给大家看看，以证明上帝把以色列赐给了他们。

95. 不幸的是，已故的贝尔福先生为确立一个外来民族在巴勒斯坦的地位铺平了道路。我说“外来”，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来自东欧。我请求在本安理会及其他委员会的同事们看看在联合王国的档案中，帝国主义的联合王国哪里有万能之主授予的委任状，叫它把委任统治权转交给欧洲犹太人。正因为这些欧洲犹太人有权势，他们巴结逢迎，钻进了某些西方强国的内部。他们有时竟能摆弄那些国家的政府，正如你我摆弄一块面团或泥块一样。他们竭力纠集票数，因而在一九四七年搞到了两张票。当分治决议通过时，我恰巧正在成功湖。好象联合国的创建就是为了确立这些外来人在阿拉伯人的家园中的地位似的。

96. 我们是否也得人云亦云地说巴勒斯坦人民不存在呢？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们这里以及前

几次会议上的整个争论都是在这样一种假设上进行的：即这只是一场约旦与以色列两国之间的争端。但是，不管他们喜欢与否，巴勒斯坦人民依然存在，而且正在继续进行斗争。任何一个阿拉伯政府都无权对他们说：“你们不能为重返家园而斗争。”

97.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东欧犹太人利用犹太教作为政治和经济目的的推动力。其实犹太教是很好的，我常说它是一种高尚的宗教，它产生了一些先知，对其中的许多先知我们也很信仰。我敢说，以色列的大部分领导人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都是不信教的俗夫凡人。当然，我说的是真正掌权的领导人，而不是宗教领袖，因为在宗教领袖当中有许多原教旨主义者，正如在其他宗教中也有原教旨主义者一样。

98. 他们在这里说什么联合国于一九四七年投票通过了分治决议，说什么有个以色列，而且它将在那里继续存在下去。我无须详尽介绍阿拉伯人民——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民——对此问题的反响。阿拉伯人认为这些人都是欧洲人，正如英国人在进行委任统治时是欧洲人，也正如法国人对叙利亚和黎巴嫩进行委任统治时是欧洲人一样。阿拉伯人民反对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而是因为他们是外来民族，他们来自欧洲。

99. 在我见到的坐在这间屋子里的人们当中，有时我看到一个东方犹太人的相貌，此人可能因为要住在巴勒斯坦而不得不成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犹太人，在人种上和文化上属于东欧的犹太人，而且是属于鲁里克开始进军，从而产生了俄罗斯国家以前那些居住在现在南俄罗斯的那些部落。以后就是罗曼诺夫王朝，然后就到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那些犹太人都被改信犹太教了。

100. 我敢说，联合国在一九四七年犯下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施加了压力。民族自决没有受到尊重，这本来是在联合国宪章中奉为神圣的东西，但却被无视和忽略了。由于杜鲁门先生背着国务院直接通电话纠集了两、三张票，他们强行建立了以色列。但他们这样做却害了以色列人，因为巴勒斯坦人毕竟是人，他们将把这场斗争一直继续到世界末日。我说世界末日，因为可能将来有一天会出现一种错误的估

计，而世界也就将自取灭亡。但是，在世界末日来临以前，那儿一定会有冲突。不管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或者是穆斯林，我们都会象别人一样为这个事实而感到痛心。我们痛心，不管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穆斯林、异教徒，甚至是无神论者。无论我们的教义或信仰是什么，那都毫无关系。

101. 因此，到这里来——在过去二十一年的时期里我亲眼看见了这里的情况——对文字和解释诡辩一通、推托一番有什么用呢？难道没有摆脱这种困难的办法吗？难道我们还要再花费二十年的功夫——要是这个机构存在下去的话——在这样的会议上听取双方互相指责和控告，但又难于在客观上证实这种指责和控告对甲方或乙方是公平合理吗？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辩论谁应受责备，谁不应受责备；什么是恐怖主义者，谁是自由战士吗？还要继续在这儿下定义让每个人按其政府的政策，或者个人的愿望主观地解释某些字句吗？要是这样，这种辩论就会没完没了。我相信，这件事要一直考虑到年底，而到那时又会有别的会议和事件。

102. 有一种办法可以摆脱这种难局。在联合国大会最近一次特别会议期间和某些委员会上我都提过这种方法。谁愿意谁就可以看一看我那个建议。我建议先问问许多住在以色列的人，如果某些西方国家向他们开门的话，他们是否愿意迁到那里去。美国是向入境移民开门的，许多人想到这里来寻找谋生的机会。许多西方国家也支持这些自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东欧犹太人。如果我们再问问阿拉伯难民看其中有多少人愿意返回自己的家园——可能有些人不愿返回家园，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那么我们就开始看出事情的真相倒是怎么回事了。

103. 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大家对您这位主席先生和各理事国是尊敬的，但安理会的一切讨论越来越变成纯学术性的了。过去有一阵否决权曾经很有用，而现在一致同意又取代了否决权。我们鼓掌赞成大国的和平共处，因为这可能为世界和平铺平道路。但我们这些小国、弱国，每当安理会对某些问题及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一致同意的办法时，我们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请在座的诸位同事允许我这么坦率，毕竟我驻联合国的时间很长，长得无法再保持沉默了。

104. 在提出建议之前，我想回顾一下一八四〇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辛·帕夏的故事。他当时不仅侵占了巴勒斯坦，还有黎巴嫩和叙利亚，并且踏上了强占伊斯坦布尔的征途。我现在谈的是帝国主义时代，——不是替穆罕默德·阿里说话，因为他后来被土耳其苏丹赐封为统治埃及的总督。当时沙皇俄国的眼睛盯着欧洲称之为君士坦丁堡的那块地方——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在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前，英国人担心，万一穆罕默德·阿里这样有实力的人物接收了奥斯曼帝国，他们通往印度的道路就会受到威胁。于是，沙皇俄国和君主政体的大不列颠就共同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穆罕默德·阿里撤军，因为当时他们对一个强盛的土耳其不感兴趣。他们希望的是一个软弱的土耳其，这样经由苏伊士直达红海的陆上通道，才能保住。我们的朋友，当时的俄国人，也盯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是历史事实，并不是我在编造。

105. 穆罕默德·阿里是个聪明人。他斟酌估量了这些问题。他需要一个保全面子的撤军办法。他说：“在我参加反希腊民族解放战争时土耳其苏丹曾答应封我为埃及总督，但是他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他们当时就说：“好吧，我们保证让苏丹封你为埃及总督。”于是他便撤兵了。这是一八四〇年或一八四〇年左右的事情。

106. 既然大国之间现在有了共存，那么要是两个大国有意想帮助弱小国家，是什么东西阻拦他们，不叫他们象过去所做的那样，发表一个最后通牒并警告以色列说：“撤退！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呢？但是，看来，并没有人打算说句算数的话。

107. 这里有两个大国。我们尊敬他们，并从他们的技术、文化、科学和大学等方面获得裨益。但是，不幸得很，看来他们几乎没有例外地门下都有一批食客，这就是安理会分成两个阵营的原因。看在老天的面上，你们两个大国对你们的政府讲明吧：要是你们希望中东有和平，就不要老在这儿开会为法律名词吵嘴，也不要为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一个决议里的这个字句或那个段落而争论不休吧。你们和平共处，谢天谢地，我们都感到高兴。要是你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受了委屈，那么你们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象以往对穆罕默

德·阿里所做的一样，发表一个联合公告，命令以色列：“从那些占领的土地上撤退”呢？

108. 但是，正象我已说过的那样，我们发现我们和那些碰巧住在以色列的可怜的无辜犹太人——以色列有许多无辜的犹太人，因为并非每一个住在以色列的人都是领导人——都要遭受苦难。巴勒斯坦人要遭受苦难。大会会有无尽无休的争论，而我们也会成为名符其实的强权政治的牺牲品。

109. 但愿美国总统和柯西金先生，或勃列日涅夫先生，或不管谁是领导人吧，能发出一个最后通牒！假使他们仅在这儿谴责一番而无所行动，这一切都会是学术上的空谈。我们这里这位以色列的同事完全知道这一切。他能言善辩，是个学问渊博的人；但是他有时歪曲历史事实未免过分了一些，就象他讲述十字军情况时那样。

110.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主席先生，任何人也不否认您的政府和美国政府掌握着世界大权。他们是负有责任的。任何有主宰世界大权的人都承担有责任。这儿调停一番，那儿排解一下，想从一幅儿童益智分合图搞出什么名堂，那简直是白费力气。我早已不是小孩了，我满可以说，这种无限期地拖延这个问题的政策，是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

111. 我参加讨论本项议程可能不是正统的作法。但是，如果我采取了这样的作法，那是因为我感到倘若不这样而象我们近来在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做法那样——不仅在安理会——，那么即使不考虑我是一个阿拉伯人而只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也是失职而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主席先生，尽管从您在这儿以来，即我们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彼此在这里相识的时候起，安理会已经丧失了不少威信，现在还是请你不要认为我是在诽谤安理会吧——那样世界人民就会对我们失掉信心。

112. 我们无不为在亚洲某些地区可能出现和平的消息而感到欢欣鼓舞——但这是在经受了什么样的灾难和困苦之后的事啊。世界的这一角落比东南亚蕴育着更大的危险，因为中东地区，其中包括阿拉伯世界，是三大洲的十字路口，是亚洲和东非的门户。

113. 很遗憾，那天我想引用一份文件但当时手

头没有，那是我从熟知情况方面得到的一份文件，可以向你们说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既不是出自宗教的动机，也不是为了聚集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世界上有许多犹太人，他们是他们出生国或归化国的忠诚公民；是忠诚的美国人，忠诚的苏联犹太人，甚至我可以说我们也有忠诚的阿拉伯犹太人。他们来到我这里，向我抱怨那些所谓的阿希肯纳兹人，意思就是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说：“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德雷弗斯案件后，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直到他们在某一国度聚集起来后，他们才会有和平。他们曾经一度考虑过乌干达，但是他们最后决定：动机应该是宗教的；所以才选了与圣经有联系的巴勒斯坦。然而，德雷弗斯案件发生以后，几乎每个国家都已通过了法律，不仅给犹太人以平等权利，而且有时还给予特权——也许因为某些西方列强对迫害他们中间的犹太人感到内疚吧。事情既然如此，就不再存在任何理由来聚集犹太人了。巴勒斯坦怎么能够容纳一千六百万犹太人呢？我想比利时是一个大约拥有七百万人的人口非常稠密的国家。然而巴勒斯坦比较比利时甚至还要小，而犹太人却有一千六百万啊！何况还有些犹太人恐怕还不愿离开他们的出生国或归化国呢！

114. 这是一个以西奥多·赫茨尔的幻想为开始的冒险行动。这一冒险行动当时是有理由存在的，因为犹太人那时正在欧洲遭受迫害，他们想他们应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寄人篱下。后来当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的时候，尽管动机是宗教的，其目的却变成政治的和经济的了。在此我愿意宣读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发表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法文报纸民族团结报选的一段摘录，内容如下：

“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内厄姆·戈德曼博士，一九四七年在蒙特利尔宣称：‘犹太人本来可以要乌干达、马达加斯加和其他地方以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但是除了巴勒斯坦外，他们别的什么都不要’。”

他把它叫作巴勒斯坦而不是以色列，这确是件好事，那是在一九四七年。摘录继续说：

“……‘不是因为巴勒斯坦具有圣经上的和宗教上的重要性；不是因为死海的水，那水蒸发后

可以产生价值五兆元的非金属和粉粒金属；也不是因为巴勒斯坦地下石油的蕴藏量比两个美洲的总储量还高二十倍；而是因为巴勒斯坦是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是因为巴勒斯坦是世界政治权力的真正中心，征服世界的战略军事中心’。”

115. 这个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倡导人之一。以色列人甩不掉他，因为内厄姆·戈德曼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倡导人之一，而且碰巧又是个美国公民。这里有引自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巴黎评论月刊第574页中的一段摘录。这总不会是类似锡安山议定书的伪造之作吧。这段摘录写道：

“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犹太人将是自己的弥赛亚。通过瓦解其他种族，通过废除国境，通过彻底消灭一向作为个人主义支柱的君主政体，以及通过建立一个犹太人可以到处行使公民权的世界共和国，犹太人将会获得世界霸权。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儿女们将提供所有的领袖人选而不会受到反对。如果他们能把劳动群众控制在手，那就尤其是这样了。组成这个世界共和国的各种不同民族的政府，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将毫无困难地落入犹太人之手。然后犹太统治者就可以废除私有财产，到处利用国家的资源。这样，‘泰尔莫德’的诺言就会实现，诺言中说，当弥赛亚降临之日，犹太人就可以把全世界的财富弄到手。”

这是写给巴鲁克·莱维的。我不想花费过多的时间来读摘录。但是我愿意让那些坐在以色列座位牌后面的同事们知道下面这段摘录——以色列夺取了巴勒斯坦。

116. 这是引自莫里斯·塞缪尔写的一本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赫伯特·塞缪尔的儿子；这一点我不能肯定，我得再研究研究。我相信赫伯特·塞缪尔是二十年代驻巴勒斯坦的高级专员。当然，他是个犹太人，但我相信又是个英国的好公民；我不知道是否真如此。他具有着一种你们可能称之为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精神。我不应把它称为“精神”；这是一种与领土而不是与精神有关的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照我的见解，在圣经中精神领域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高尚的东西。莫里斯·塞缪尔说道：

“你瞧，我们犹太人，我们这些破坏者，将永远是破坏者。你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和要求。我们永远要破坏，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我们自己的世界。”

这是从莫里斯·塞缪尔写的一本书<sup>7</sup>中第155页上摘录下来的，这本书于一九二四年由美国纽约的哈考特·布雷斯图书公司出版。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该出版社现在仍在营业。

117. 我还有许多其他摘录，但我不想宣读了。如果所有的犹太人都那样想，那就太可叹了，愿上帝帮助犹太人，愿上帝帮助全人类吧！但是，犹太人也都是人，就象你、我以及其他每个人一样。他们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他们没有对圣经的某些章节，比如，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一节，加以曲解的权利。我对上帝选民的解释是，上帝之所以选中那些人，是让先知们从他们中间出现，而不是说上帝是个（种族）歧视者。如果上帝是个（种族）歧视者，可怜亦复可叹，那就请上帝帮助我们吧！我们正在这里为反对（种族）歧视而斗争。当然，原教旨主义信徒们是照字面信圣经的，但字面往往害人。没有比作为闪族先知的犹太人先知更为高贵的了。我希望以色列的代表以及他的同事们不至于太世俗而不信教吧。如果他们信仰宗教，他们就应感到自豪。我们都为犹太教的先知感到自豪；他们是我们的先知，是出现于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用宗教装饰品打扮起来的。推动它的力量是宗教的，但它的目的却是政治的、经济的，为的是进行统治和剥削。我们生活在一个计算机和技术的时代，而他们却在向两千或三千年前倒退。他们不是在吸取圣经中的道德价值，而是在抽出其中某些字句断章取义，并且听从他们中间那些原教旨主义者要他们所相信的那一套，就象其他宗教运动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

118. 阿拉伯人本身同犹太人之间并无什么问题。问题只是由于碰巧也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个政治性的运动。他们讲什么“按人口平均”。这完全是西方的一套：按人口平均你挣这么多

<sup>7</sup> 你们非犹太人。

钱。假使我们按人口平均每年挣十块美元，那是我们的特权，别人最好别管。如果要把它当作进行比较的尺度，那么任何按人口平均收入较高的国家都应占领另一块领土以便提高那里的生活标准了。我们不总是用经济术语讲话。我们有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有我们的爱好，我们有一个适合于我们的社会制度。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停滞不动的。我们欢迎来自别人的许多好东西，我敢说有时甚至欢迎坏东西。但是别人总不让我们得以安宁。西方人已经很久不让我们安宁了——自从十字军以来一直如此。他们不愿意让我们安宁。他们在中国发动过一场宗教战争，你们还记得吧，就是义和团起义。他们不愿意让我们安宁；那些殖民主义者，那些西方列强手中的既得权享有者。如果你们想要得到某些经济上的益处，我们愿意和你们进行贸易，和你们进行合作，和你们一道参加。可是，如果只因为根据某种经文，说圣经里曾经提到上帝已把那块土地赐给了以色列或犹太，就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把一个民族撵走，把人们赶出家园——如果我们照这种标准去行事，那就太糟了，愿上帝帮助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是他自己所信奉的那个上帝的信徒，并且可以受灵感或直觉的驱使而说，“上帝赐给了我这块领土。”同时，如果他能搜罗到信徒的话，他还可以再占领一块领土。让上帝留在天上吧，不要打扰他。不要硬把上帝拉到我们这里的政治吵嘴中来。这是一个剥削的问题啊！

119. 如果我们企图使人相信以色列的要求事实上是正当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除了欺骗我们自己之外，欺骗不了任何人。那是地地道道的、赤裸裸的占领和控制。当我于三十年代后期以及四十年代在伦敦时，当时我还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有谈话的交往，我曾再三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假如你们那时来巴勒斯坦是出于宗教热诚的动机，本来是不会有人骚扰你们的。但你们却要建立一个国家，那可就要有人反对了。”他们当时不理睬我，现在仍不理睬我，这样就会有连续不

断的冲突，这是一种连锁反应。将来那些我们称之为自由战士，而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的人，会对他们打了跑、跑了打地战斗。当然，这些人不是用飞机和坦克装备起来的。那种徒手扑向大炮或坦克的行为算不得什么骑士精神。在他们能够积蓄起一定力量之前，他们不得不暗中行动。这样做是很可怜的，没有人愿意这样做。

120. 请原谅我在这么晚的时候占用了你们这么多的时间。但是，虽然我这一番讲话可能离题稍远，深入到了历史的犄角旮旯之中，我希望至少世界将不再受偏见的束缚而应对这个问题进行清醒的思索和考虑。我希望您，主席先生，作为一个大国的代表应和美国大使一起不再这样继续下去，而应以你们的智慧——由于你们所行使的职责和权力，我们对你们寄予很大的希望——下一道最后通牒，要求那些，我很抱歉地说，占领了一片领土并把它当作自己的，因而偶然成为侵略者的人们，从这块领土上撤出去。不然的话，这种局势将会继续下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作为人类，双方都将成为受害者，并且将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样的一些冲突有一天可能——我希望不可能，但是它们有一天可能——导致一场世界冲突。

121.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别的人了。我愿发表下述声明。

122. 经过对此项目的协商，决定由我，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就协商的结果发表下述声明。

“听取了有关方面对重新发生敌对行动的阐述之后，安全理事会诸位代表对该地区日益恶化的局势表示深切的关注。因此，他们认为安理会应继续掌握局势变化，并应进行密切观察。”

123. 如果没有人再发言，我们今天就此休会。

下午七时四十五分散会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